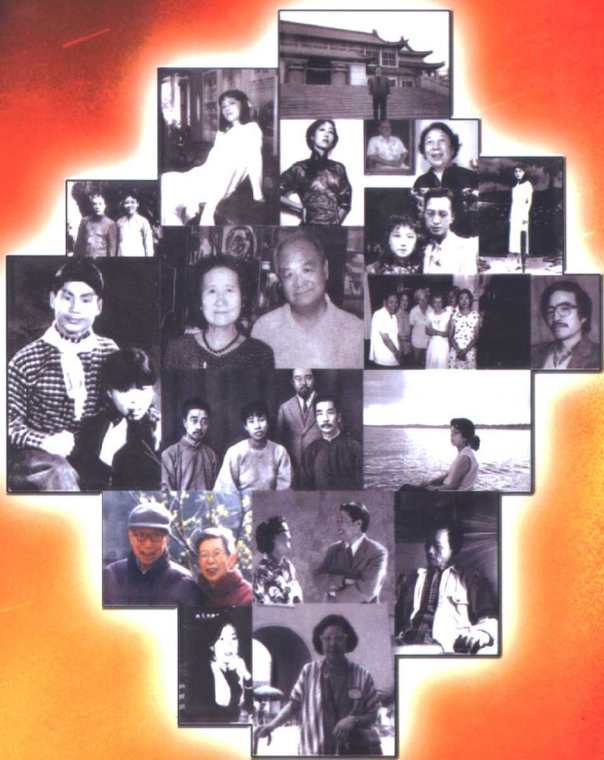


现代作家亲缘录

——震撼百年文坛的夫妇作家



德宏民族出版社

几千年来，中国文坛上能活到二〇岁，他的著作等身，超过了百本以上。

他就是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长的著名作家

巴金二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二月五日誕生

生于四川成都北门五通桥街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无定字

金 脂甘 取角 用至今

录

家 (甘棠)

从二月廿五日... 内附... 笔名「巴」

原籍浙江

祖父孝鍾(号晚云)

孝道

母陳氏

人斗



现代作家集缘录

——震撼百年文坛的夫妇作家（下）

郭可慈 郭谦 编著

到四川定居。有子一女子，孝道河、孝道清、孝道洋、
怡神妙》迷人。父慕孝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知县。
大哥孝光枝，三哥孝光林，二姐孝光枝，三姐孝光彩
孝瑞枝继母生。1916——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二十

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二十

德宏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作家亲缘录——震撼百年文坛的夫妇作家(下)/郭可慈 郭谦编著.

—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04.3

ISBN 7-80525-817-1/I·217

I.群... II.郭... III.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7286号

书 名:现代作家亲缘录——震撼百年文坛的夫妇作家(下)

作 者:郭可慈 郭谦 编著

责任编辑:方 萍

封面设计:周红斌、谢航

出版·发行:德宏民族出版社(潞西市青年路1号 邮编:678400)

电 话:0692-2124877

网 址:www.dmpress.net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张:9.125

开 本:大32

字 数:225千

印 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次:2004年3月第1版

次:2004年3月第1次

数:1-20000

书 号:ISBN 7-80525-817-1/I·217

定 价:25.00元(全套定价:50.00元)

目 录

1. “大先生”和“害马”的师生恋

(鲁迅·许广平) 1

2. 湘西凤凰县的“乡下人”追苏州“黑凤”姑娘

(沈从文·张兆和) 10

3. 文化昆仑和杨门女杰筑起围城

(钱钟书·杨绛) 18

4. 一对老人，两个OK车间

(萧乾·文洁若) 27

5. 至情至爱，相濡以沫的夫妇

(巴金·萧珊) 35

6. 风云结合 激荡起“火焰”

(庐隐·李唯建) 41

7. 文学拓荒者和遗孀“浪迹文坛艺海间”

(蒋光慈·吴似鸿)	46
-----------------	----

8. 一条载着太多苦难的航船

(丁玲·胡也频/陈明)	52
-------------------	----

9. 东北作家群中的“两萧一端木”

(萧红·萧军/端木蕻良)	61
--------------------	----

10. 吟唱“文坛悲歌”的囚徒夫妻

(胡风·梅志)	69
---------------	----

11. 红楼邂逅 白首同心

(冯沅君·陆侃如)	78
-----------------	----

12. 姨表兄妹喜缔文学良缘

(罗烽·白朗)	85
---------------	----

13. 多少风的叹息，多少雨的泪

(白薇·杨骚)	89
---------------	----

14. 甘愿做桥梁的夫妻作家

(穆木天·彭慧)	95
----------------	----

15. 现代关汉卿夫妇在歌坛、剧坛刮起狂飙

(田汉·安娥)	100
---------------	-----

16. 割不断的旧情和乡愁

(沉樱·马彦祥 / 梁宗岱)	107
17.“比翼观云海，并肩论艺文”	
(秦牧·紫风)	112
18.两颗灵魂的最佳契合	
(陈瘦竹·沈蔚德)	118
19.国学大师与一代词人	
(程千帆·沈祖棻)	121
20.约会在醉白池畔的两个松江老乡	
(朱雯·罗洪)	126
21.新月派诗人和最具权威的翻译家	
(陈梦家·赵萝蕤)	131
22.《红与黑》和《呼啸山庄》的首译者	
(赵瑞蕤·杨苴)	136
23.冯二哥和黄家小妹的黄昏恋	
(冯亦代·黄宗英)	140
24.奇人、奇遇、奇情缘	
(杨宪益·戴乃迭)	144
25.花城喜结缡，延河痛分手	

(欧阳山·草明)	150
26.抒情诗人与写作“全能冠军”	
(贺敬之·柯岩)	155
27.《新儿女英雄传》的夫妇作者	
(孔厥·袁静)	159
28.台湾诗坛的杰出文学伉俪	
(罗门·蓉子)	164
29.新月诗人和红粉佳人	
(徐志摩·陆小曼)	169
30.用同一枚印章的生命伴侣	
(瞿秋白·杨之华)	174
31.莎剧翻译巨擘和虞城才女	
(朱生豪·宋清如)	181
32.点出中国眼睛的女作家和文评家的丈夫	
(葛琴·邵荃麟)	186
33.“被遗忘的作家”和写新诗的夫人	
(孙良工·王梅痕)	190
34.六十年后重新浮出水面的夫妇作家	

(章衣萍·吴曙天)	193
35.一代才女与汉奸文人的孽缘	
(张爱玲·胡兰成)	196
36.现代评论家、促女画家双管齐下	
(陈西滢·凌叔华)	205
37.在剧坛上播种，在文坛上收获	
(吴祖光·新凤霞)	211
38.以诗为爱情纽带的夫妇	
(陆蠡清·王礼锡)	216
39.从“忘年恋”到“倾城之恋”	
(梁实秋·韩菁清)	222
41.“云姊姊”和文评家丈夫	
(黄庆云·周钢鸣)	232
41.怪夫怪妻的奇特婚恋	
(曹聚仁·王春翠·邓珂云)	237
42.绿岛囚徒夫妇弹奏出动听的“和弦”	
(柏杨·张香华)	243
43.从塞北飞回江南的一对大雁	

(汪浙成·温小钰)	250
44. 朦胧派女诗人身边的诗评家	
(舒婷·陈仲义)	255
45. 文学“晋军”中的男帅女将	
(李锐·蒋韵)	261
46. “汉字魔女”和她的先生	
(虹影·赵毅衡)	265
附录1: 父亲是一盏不灭的航灯	
	271
附录2: 踩着云离去的人	
	276
附录3: 主要参考书目	
	278
附录4: 后记	
	282

1. “大先生”和“害马”的师生恋

(鲁迅·许广平)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是中国新文学的主将和旗手。他原本有一个母亲包办的结发妻子朱安,但两人没有感情。鉴于朱安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鲁迅最终也没有和朱安解除婚姻关系。鲁迅和许广平是师生恋,志趣相投而结合。

许广平,自号景宋,1898年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仕宦之家”。1917年,她抗拒包办婚姻,离家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第二年起,鲁迅在她班上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课程。大四开始,许广平由主动写信,然后发展到经常在大先生鲁迅家,师生的感情也就慢慢贴近。在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无理开除学生会干部许广平、刘和珍等人的事件中,鲁迅一直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并为此被撤去教育部的职务。许广平曾躲军阀的通缉在鲁迅家住了近一个星期,两人更进一步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并达成了某种“爱”的默契。许广平这时写过一篇散文诗式的文章《风子是我的爱》,将所爱的人比作风,表明她不顾年龄和地位的悬殊以及对方已有妻室,为追求真爱而迎战家庭反对和世俗的眼光。她在这篇文章最后说:“它——风子——既然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

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呀！风子。”

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鲁迅与许广平

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后，鲁迅在北京站不住脚，就在当年8月应林语堂之邀，去厦门大学任教。这时许广平已毕业，也就同乘一辆火车离京，去广州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当教员。

次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到广州，结束了他们闽粤两地的相思。鲁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担任他的助教。但不久发生了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四·一二”政变，革命形势陡转直下。十月，鲁迅偕许广平离穗到达上海，正式过起了同居生活。鲁迅常戏称许广平为“害马”。

初到上海，许广平和几个女师大的校友办了一个《革命的妇女》刊物。她在刊物上发表了《为惨死的闸北女工请命》、《惊魂甫定的心》等文章，许寿裳先生为她联系了工作。但后来，许广平考虑要让鲁迅先生集中精力工作和写作，自己该做一个无名的人物。于是，她呆在家里挑起日常生活的担子，料理鲁迅不便出面的事务，每天收发信件，抄写和校对文稿。她还协助鲁迅翻译童话集《小彼得》等书，鲁迅为了纪念许广平付出的“无名英雄”式的劳动，特意用“许霞”（霞姑是许广平的小名）发表这些译著。

1934年6月，鲁迅和许广平的书信合集《两地书》出版，共收信135封。在这些书信中，他俩谈论得最多的是政治形势、社会改革、文学和人生。正如许广平后来在《为了爱》一诗中所说：“那里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当年12月，鲁迅在《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中写道：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与许广平，从年龄上说是两辈人，但从经历上说，又是同时代人。他们冲破旧时代的枷锁，以爱情相结合。历史是公正的，人们并不囿于旧俗，而是正确承认许广平是鲁迅的夫人，他们的结合是符合道德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这样称赞他们的夫妻关系：“无论是谁，凡知道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深深的爱和同志情谊之上的。他的夫人绝不是卧室里的一件安适的家具，她乃是他的共同工作者，在某些地方她还是他的左右手。如果离开她，他的生命便不可以想象。

自从我来到中国，我很少或几乎不曾见过男女之间有这样真挚的爱和这样可敬的同志之谊。”

在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里，还有一个人插足其间，闹出了一场悲喜剧。第三者叫高长虹，山西孟县人。他在家乡受过中等教育。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1924年，他和几位朋友在上海创办《狂飚月刊》，不久他去北京，在《国风日报》副刊上编辑《狂飚》周刊，引起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界的关注。高长虹听说鲁迅认为《狂飚》周刊不错的消息大受鼓舞，去鲁迅家拜访，鲁迅又当面对他倍加鼓励。然而，高长虹的《狂飚》周刊于1925年3月出至第17期时因故停刊。鲁迅倍感可惜，开始酝酿创办新的刊物。经与高长虹等人几次磋商，商定出版《莽原》周刊。鲁迅并提议正在参加《未名丛刊》编译工作的韦素园等几位青年，也参加《莽原》的写稿等工作。《莽原》很快于4月24日出刊，鲁迅主编，每期16开8页，随《京报》发行。参加《莽

原》周刊工作(包括撰稿)的,约共10余人,而核心人物是3人:鲁迅是主编,高长虹既撰稿又协助编务,荆有麟奔波于出版与发行。这时期高长虹最显示他的才能。他每期都发表作品,有诗,有散文,有杂文,而杂文尖锐,泼辣,文字凝练,尤其出众。鲁迅十分赏识他的作品,常常编排在头版头条,而自己的作品却屈居在后。他奔走鲁迅家也甚勤。鲁迅十分赏识高长虹,也十分关怀他。当时出版《莽原》周刊,是没有编辑费和稿费的,但鲁迅特别关照:“高长虹穷,要给他一点钱用。”因而他每月能得到8—10元酬金。鲁迅还选编高长虹的散文和诗,集为《心的探险》,编入《乌合丛书》,并亲自设计封面。鲁迅还让高长虹共同选编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并让他为这集子写小引。但鲁迅对高长虹的思想和文字也有保留之处。鲁迅在当时给许广平信中说:“长虹确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到了1925年,高长虹对鲁迅有明显的疏远。11月初,他有事离京去太原。1926年1月下旬,由鲁迅资助路费,从太原回到北京。这期间,《莽原》周刊出至32期后,改为半月刊。脱离《京报》,改由未名社出版发行。高长虹回京后,虽仍为《莽原》半月刊撰稿,但更热心的是创办他自己编的袖珍刊物《弦上》周刊。4月,高长虹离京去上海,决心到上海开展“狂飚运动”。同年8月鲁迅也离京去厦门,《莽原》半月刊的编务交韦素园负责。

不久,莽原社内部的矛盾爆发了,还涉及到鲁迅—许广平—高长虹的三角恋爱纠纷。莽原社中,除鲁迅外,实际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狂飚社的:高长虹、高歌、向培良等山西人,另一部分是未名社的:韦漱园、韦丛芜等安徽人。在《莽原》周刊初期,双方发表的作品大致相等。高长虹离京南下后,狂飚社其他成员此时也多在南方,他们投稿大为减少,鲁迅在编务上不得不倚重未名社的人。鲁迅离京后,由韦漱园主持编务,每期稿件更以未名社方面的人为主。未

名社的成员擅长翻译，虽也能写诗写小说，但很少能写泼辣的杂文、短评。由于编辑的风格不同，韦素园退掉了高歌的小说，又压下了向培良的剧本，高长虹为此在上海出版的《狂飚》周刊上发表《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表示抗议。尽管高长虹措词激烈，而且有些无理，但鲁迅还是冷静的。他在给许广平信中说：“长虹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飚》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漱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哪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鲁迅觉得高长虹的做法“离奇得很”，但对其中的“底细曲折”并没有表态。鲁迅在接着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说：“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下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持些什么。”从鲁迅的话看来，他的“愤愤”是两方面都有的，并不偏向某一方。

不料高长虹在《狂飚》上又发表《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对鲁迅进行更为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对于高长虹的如此攻击，鲁迅大出意料，只能从“过河拆桥”上去理解。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飚》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飚》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我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伎俩发挥到如何。”

正当鲁迅表示对高长虹还要细看一下的时候，高长虹却在《新女性》上登出“狂飚社广告”，称：“狂飚运动的开始远在2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仁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

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4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飚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这里忽而又把鲁迅拉在一起了，且又称之为“思想界先驱者”，还想在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未名丛书》上沾光，并且还使人以为似

乎鲁迅也参与了狂飚运动。高长虹在出奇的攻击之后而竟又如此出奇的无聊和无赖，鲁迅实在忍无可忍了。鲁迅就写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指出：“我在北京编辑《莽原》、



《乌合丛书》、《未名丛刊》3种出版物，

1927年10月4日，抵上海时
与许广平、周建人等合影

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飚运动，尚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什么。……”鲁迅这篇启事同时登载在《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等刊物上。以鲁迅在文坛上的威望，启事刊出后，使高长虹信誉扫地。高长虹对鲁迅的不合情理的攻击，本来就有许多人不满；而又登出如此自打耳光的无聊广告，更使人不齿。一些出版单位就自动表示：不再为高长虹提供方便。在狂飚社内部，不少成员也反对他攻击鲁迅，有的人也就离他而去。就在这个时候，又使鲁迅万万没有想到的，有人竟告诉他：高长虹对他的攻击中，隐藏着与他的恋爱纠纷。鲁迅起初不信，继而疑虑，最后终于恍然大悟。

不久，高长虹在《狂飚》周刊上发表爱情诗《给——》两首，以太阳自比，把鲁迅比为黑夜，把许广平（景宋）比为月亮。鲁迅起初并不相信，后来又做了种种推测。认为“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我虽然也许是‘黑夜’，

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鲁迅又说：“如果真属于这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事实很快地证实鲁迅的推测是对的。不久，高长虹发表《时代的命运》一文，其中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做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他还在《自画自赞，自广告》等文中，说鲁迅嫉妒能等等。到此时鲁迅才真的明白了高长虹原来过去对许广平害过‘单相思病’，为了抨击高长虹的卑劣的文章和行径，鲁迅写了小说《奔月》和杂文《新的世故》、《新时代的放债法》等杂文。在后一篇杂文中，鲁迅说：“你如有一个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这就是针对高长虹所说的“最大的让步”和诗句“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的驳斥和讽刺。

那么，高长虹何以会对许广平“害单相思病”的呢？据他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1925年3月，他的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许广平去信并附了邮票，要买这本书。“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景宋留给我的惟一印象就是一副长大的身材。”“看到景宋在鲁迅家里的厮熟情形，我决定停止与景宋通信”。这段通信的经历，曾使高长虹想入非非。

许广平对高长虹向鲁迅发起攻击很吃惊，她给鲁迅去信说：“你在北京，拼命帮人，傻气可掬，连我们也看得吃力，而不敢言。长虹的行径，却真是出人意外，你的待他，是尽在人们眼中的，现在仅因小愤，而且并非和你直接发生的小愤，就这么嘲笑骂詈，好像有深仇重怨，这真可说是深不可测的世态人心。你对付就是，但勿介意为要。”

这场争执没有破坏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和婚姻，而高长虹的声誉

大大下降，他的狂飚运动开始走下坡路。1930年初，他东去日本，改行研究经济，研究行为主义心理学，创立什么“行动学”，还研究语言。后去了德国、法国，从事经济学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去了延安，他写了不少文艺作品，和史、哲、经方面的文章，因不合要求，多数不被采用。他于1946年春，离开延安，向东北奔去。在东北局宣传部照管下工作，1956年夏天病逝。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一代文学巨匠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许广平在鲁迅去世后，孤儿寡母度日维艰，她每月挤出钱来接济北京的朱安，直至朱安1947年谢世。朱安病逝前对人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确是个好人。”（《访鲁迅故宅》）

最值得称道的是，许广平克服重重困难，参与收集、整理和出版鲁迅的遗著。1938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共20卷，近1000万字；1937年和1946年又先后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收信69封）和铅印本（收信800余封）。她还写了许多回忆鲁迅的文章，结集的有《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为研究鲁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她在1946年写的《十周年祭》，情真意切，文采斐然，感人至深：

“呜呼先生，十载恩情，毕生知遇，提携体贴，抚育督注。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呜呼先生，谁谓茶苦，或甘如饴，惟我寸心，先生庶知。”

太平洋战争初起时，许广平因为是鲁迅夫人，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她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巍然的民族正气。出狱后，她写了一本《遭难前后》，真实地记录了她在囚禁中的遭遇。此书于1947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发行。虽然在艺术上还谈不上有多高的成就，但因其平实沉重，得到诸多名家，如郑振铎、柯灵、赵景深的好评。

许广平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妇女运动。1948年携子海婴到了解放